三國志旁證

三國志旁證卷五

閩長樂梁章鉅撰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陳留王奐

趙一清曰此卷陳承祚本題云三少帝紀故史通云天子見黜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是也今刻失其義矣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注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

郭龍光曰莫知其所由來與武帝紀所云莫能審其生出始末語意正同

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注搜神記曰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絶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絶

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大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水經穀水注云魏太學石經樹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云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　何焯曰列子湯問篇云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以魏文之多識豈其忘此而著論以明其不然耶法苑珠林載文帝語云火功侚能鑠石銷金何爲不燒其布此語亦當有所本也　沈欽韓曰抱樸子論仙篇文帝著典論嘗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則是文帝自行刊落也與此異

杭世駿曰梁四公記云有商人賫火浣布三端帝乃雜布積

之令杰公以他事至於布所杰公遙識曰此火浣布也二是
絹木皮所作一是績鼠毛所作以詰商人俱如杰公所說因
問木鼠之異公曰本堅毛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
爇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

注
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卽用魏廟
水經穀水注云渠水南出逕銅駝街渠左是魏晉故廟地
宋書禮志云晉太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禪二年正月有司
奏營建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羣臣奏議舜承
堯禪受終文祖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故事
卽用魏廟奏可

景初三年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
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又又夏正於數爲得天正其以建寅

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又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

宋書禮志云景初三年正月帝崩齊王卽位是年十二月尚書盧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月棄離萬國禮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棄天下臣妾之情於此正月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會羣臣設盛樂不合於禮博士樂詳議正月旦受朝貢羣臣奉贄後五日乃大宴會作樂太尉屬朱誕議今因宜改之際還脩舊則元首建寅於制爲便大將軍屬劉肇議宜過正一日乃朝賀大會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詔曰省奏五內斷絶奈何奈何烈祖明帝以正日棄天下每與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剝裂不可以此日朝羣辟受慶賀也月二日會又非故也聽當還夏

正月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子孫哀慘永懷又夏正朔得天數者其以建寅之月爲歲首　潘眉曰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齊王卽位踰年改元爲正始以今考之實踰兩年葢魏景初以建丑爲正月春正月者夏正之十二月也明帝以三年正月崩於夏正爲二年十二月齊王以是月卽位後仍用夏正以三年正月爲二年後十二月至三年之十二月不得復爲正月故再踰年而後改元葢明帝崩與齊王改元相距實凡十四月也　又曰春二月當爲春正月是年二月無乙丑乃正月十六日

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

錢大昕曰續漢志遼東郡有汶縣班志汶作文　無北豐縣　趙一清曰疑公孫氏所立

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亟平寃枉理出輕微罪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

潘眉曰自去冬十二月至三月不雨也陳志以此句屬之二月之後讀者因誤以爲二月而不知二月既爲正月之譌又乙丑與丙寅相距六十一日丙寅乃三月十八日也平寃枉求讜言正爲不雨

注追至三州口

水經沔水注云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三洲東北有宛口卽淯水所入也

二年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衆拒之六月辛丑退己酉以征東將軍王淩爲車騎將軍

李龍官曰己酉監本作己卯按本月有辛丑不得有己卯據

王凌傳芍陂之戰凌率諸軍爭塘力戰連日賊退卽封南鄉侯遷車騎將軍其非他月可知是以從作己酉本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

宋書禮志云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祚臨民尊極德備豈得復與士同此言非也夫以聖人之才猶三十而立況十二之年未及志學便謂德成無所勸勉非理實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孫毓以爲一加再加皆非也

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

錢大昕曰齊王后甄氏及高貴鄉公后卞氏陳留王后卞氏並位列中宮母儀天下自應立傳然三少帝歷年未久享位不終諸后亦無事可紀故只於文昭甄后武宣卞后傳末附

焉

五年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注臣松之以爲故魏氏配饗不及荀彧蓋以其末年異議又位非魏臣故也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

殿本考證云先鍾繇文類作先鍾華華蓋謂歆也　趙一清曰是時配饗不及郭嘉何焯以爲非魏臣之故而後景元三年仍以嘉祀太祖廟庭蓋司馬氏以厲其黨此語不可解豈誤記郭淮爲奉孝族屬乎此則穎川彼乃太原人也奉孝子奕亦非典午之黨又按三年所詔定從祀廟庭者自曹眞以下至典韋二十人後卽繼以荀攸其中並無程昱且終魏之世程昱並未升配而裴注以爲升程昱而遺郭嘉未詳厥趣則竊所未解矣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

晉書五行志云是時曹爽專政遷太后於永甯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連年地震是其應也

注

是年吳將朱然入柤中

顧祖禹曰左傳哀六年楚子所謂江漢睢漳者也後從沮又譌爲柤讀曰祖今襄陽府以南沮水左右地皆曰沮中亦謂之柤中後漢建武二十三年南郡蠻反劉尙討破之杜佑曰潳山蠻也潳亦作柤卽柤中蠻矣襄陽記柤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部曲萬餘屯此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

朔上當據晉書天文志補庚午二字晉志云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轉改法度會有日食之變詔羣臣問得失蔣濟

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黨齊侯問災晏子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塞變應天乃實人事濟旨譬甚切而君臣不悟終至敗亡

尚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至爲萬世法

何焯曰史家於平叔等旣於曹爽傳中附見不能不爲之平反特錄此奏於紀使百世下因其言而知其人不欲盡沒其實於異同之日耳

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乂奏曰乂晏乂咸因闕以進規諫

陳浩曰孔乂字元儁見後倉慈傳注中下文晏乂則詔何晏及乂也上晏字當是衍文　按此因何晏先有治身之奏而孔乂亦有循禮之請同時進言故下連言晏乂則前晏字之衍無疑矣

九年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晉書五行志云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風數十日發屋折樹十二月戊午晦尤甚動太極東閤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樹木昏塵蔽天此大臣執政之憂也後踰旬而曹爽等誅滅　趙一清曰正月朔是壬辰十二月晦當作辛卯矣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注孫盛魏世籍曰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

按齊王在位九年而謁陵止此一舉故鄭重書之　太平寰宇記卷三大石山一名萬安山在洛陽西南四十五里魏武樂府城南篇云南上大石山卽此山也

嘉平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

者數千口二月致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

盧明楷曰陳泰正始中爲并州刺史嘉平初代郭淮爲雍州刺史未嘗與新城何有與王基同破吳之事或當作州泰鄧艾傳中州泰注云宣王擢爲新城太守是其人歟　趙一淸曰致當作置南郡夷陵本漢舊縣魏武平荆州置臨江郡於此赤壁敗歸地入於蜀先主改曰宜都章武元年猇亭之役地又爲吳陸遜所取今此所置蓋與吳對境而各立名耳

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

潘眉曰戊寅上當有八月二字此闕文　梁玉繩曰司馬懿謚宣文晉書文帝紀可據宋書禮志亦同而宣帝紀云謚文貞後改文宣恐誤

四年夏五月魚二見于武庫屋上

晉書五行志云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

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鎭南將軍毋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注漢晉春秋曰朝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又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并力討恪景王從之未集而雁門新興二郡以爲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元伯之責於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

陳浩曰東關之敗與并州無涉注中所引明是二事宋文作并力討胡則恪字爲胡字之譌也

賜銀千鉼

爾雅釋器鉼金謂之鈑司馬溫公類篇鉼金餅按陳矯傳注引世語以金五餅授之亦作鉼一本作餅者誤也

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 注 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鎭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

顧炎武曰鴨者勸帝押詔書耳時以親署爲押南北朝謂之畫敕

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幾躭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謔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

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慠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於宗廟遣芳歸藩於齊以避皇位

按齊王臨御之初卽罷宮室工作免官奴婢六十以上爲良人出內府金銀銷冶以供軍用二年通論語五年通尙書七年通禮記三祀孔子以顏子配良法美政史不絕書何焯謂若果君德有闕播惡於衆司馬師何難執以爲詞今稱太后之令發牀笫之私有以知其非事實矣　趙翼曰據魏略云司馬師遣郭芝入宮太后方與帝對奕芝奏曰大將軍欲廢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大將軍意已定太后但當順旨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芝曰大將軍何可見耶太后乃付以璽綬是齊王之廢全出於師而太后不知乃魏紀反載此令其誣亦太甚矣　杭世駿曰古今刀劒錄載齊王芳以正

始六年鑄一劒常服之無故自失但有空匣禪代之事兆始於此

注魏書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羣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甯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公行之於古明公行之於今今日之事亦惟公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與羣臣共爲奏永甯宮曰守尙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

潘眉曰此司馬孚也晉書本傳遷尙書令進爵長社侯代王淩爲太尉

又大將軍武陽侯臣師

潘眉曰此司馬師也景帝本紀初封長平鄉侯嘉平四年遷

大將軍不載進封武陽侯當據此奏補之是年三月增邑九千戶并前四萬戶則已有三萬一千戶其非鄉侯可知

又 司徒萬歲亭侯臣柔

潘眉曰此高柔也齊王紀正始九年以司空高柔爲司徒按本傳初封延壽亭侯後太傅誅曹爽以功進萬歲鄉侯由亭侯進封當爲鄉侯此作亭侯者誤

又 司空文陽亭侯臣沖

潘眉曰此鄭沖也齊王紀嘉平三年以光祿勳鄭沖爲司空晉書本傳不言封文陽亭侯當以此奏補之

又 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

潘眉曰此司馬昭也按文帝本紀景初二年封新城鄉侯轉安東將軍東關之敗坐失侯後行征西將軍降北虜以功復

封新城鄉侯至高貴鄉公立始進封高都侯奏永甯宫時實鄉侯非邑侯也於書例當云安東將軍行征西將軍新城鄉侯此脫鄉字

又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

潘眉曰此孫邕也管甯鮑勳等傳中屢見論語集解序有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後由關內侯進封建德亭侯見任城

太守孫夫人碑

又太常臣晏

錢大昕曰晉書任愷傳父昊魏太常此奏作太常晏晏昊字形相似疑卽其人也

又衛尉昌邑侯臣偉

潘眉曰此滿偉也滿寵傳寵封昌邑侯子偉嗣官至衛尉

又太僕臣𪹈
潘眉曰此庾嶷也晉書宣帝紀齊王嘉平三年天子使兼大鴻臚太僕庾嶷持節策命帝爲相國魏志張琦傳亦載太僕庾嶷
又廷尉定陵侯臣繁
何焯曰此鍾毓也繁字誤當作毓本傳可考　潘眉曰鍾繇封定陵侯子毓嗣毓傳云爲侍中廷尉
又大鴻臚臣芝
潘眉曰此魯芝也晉書本傳以綏輯有方遷大鴻臚高貴鄉公卽位賜爵關內侯
又大司農臣祥
潘眉曰此王祥也晉書本傳王祥累遷大司農

又少府臣褒

陳景雲曰此鄭袠也褒字誤當作袠爲少府將作大匠渾之從子也

又永甯衛尉臣禎

潘眉曰此何禎也永甯太后宮名甘露二年司馬昭奉天子及皇太后征諸葛誕假衛尉何禎節禎字誤當從木旁作楨張璠傳宏農太守何楨注引文士傳云楨字元幹楨幹字相應故知應從木旁

又永甯太僕臣閎

錢大昕曰閎未詳其族姓　潘眉曰此張閣也閎字誤當作閣邴原傳稱永甯太僕東郡張閣當卽此人張閣字子臺臺閣字相應故知閎字誤也

又大長秋臣模

錢大昕曰模未詳其族姓　潘眉曰此疑是尹模晉書何曾傳云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朝野畏憚亦見程曉傳

又司隸校尉潁昌侯臣曾

潘眉曰此何曾也晉書本傳嘉平中爲司隸校尉正元中進封潁昌侯按以此奏考之則此時已封潁昌侯晉史恐誤

又河南尹蘭陵侯臣肅

潘眉曰此王肅也本傳嗣父朗爵蘭陵侯爲河南尹

又城門校尉臣慮

一本慮作憲　錢大昕曰未詳其族姓

又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

潘眉曰此司馬望也高貴鄉公紀注中護軍司馬望晉書司

馬望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

又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演

潘眉曰此曹演也曹仁傳仁弟純封高陵亭侯子演嗣官至

領軍將軍

又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

潘眉曰此甄德也文昭甄皇后傳封甄德爲平原侯

又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廙

錢大昕曰荀或孫霬與司馬景王文王親善官至中領軍霬

卽廙也　潘眉曰夏侯元傳注引世語云散騎常侍荀廙當

卽其人晉書侯史光傳亦作荀廙　趙一淸曰司馬懿奏曹

爽罪狀云破壞諸營盡據禁兵謂毀中堅中壘二營以屬中

領軍也今此復有二將軍之號葢復置

又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

潘眉曰此武陔也晉書云累遷司隸校尉司隸郎屯騎之譌

又步兵校尉臨晉侯臣建

潘眉曰此郭建也明元郭皇后傳甄悳及建皆封列侯並掌宿衛

又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

潘眉曰此甄溫也　趙一淸曰文昭甄皇后傳云父逸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千戶追封適孫像襲爵像薨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韡艷爲列侯裴注引晉諸公贊曰咸熙初封溫本國侯領射聲校尉似此時暢既失爵溫附司馬氏故得還封本國以支庶而奪大宗又文德郭后傳云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后父永後封表安陽亭侯進爵鄉侯又進爵觀津侯甄

氏本封始於安城不應冒郭氏安陽之號抑或表旣進封觀津而以安陽鄉封溫乎然云本國侯則故是安城而非安陽也疑陽字是城字之誤

又

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

錢大昕曰初未詳其族姓　潘眉曰疑是曹初曹仁之孫也

又

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

錢大昕曰超未詳其族姓　潘眉曰疑是徐超唐書宰相世系表徐超魏散騎常侍

又

侍中臣小同臣顗臣酆

潘眉曰此鄭小同荀顗趙酆也高貴鄉公紀侍中鄭小同又侍中荀顗司馬朗傳注趙酆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晉景帝紀嘉平四年趙酆張緝預朝議卽其人也

又博平侯臣表

潘眉曰此華表也晉書本傳拜散騎黃門郎累遷侍中高貴鄉公立表懼禍作稱疾歸下舍史不言封博平侯略也

又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

潘眉曰此韋誕也劉劭傳注韋誕太和中補侍中文章敘錄云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

又散騎常侍臣瓌

潘眉曰此司馬瓌也晉書司馬瓌魏長樂亭侯歷振威將軍祕書監

又臣儀

錢大昕曰儀未詳其族姓　潘眉曰王脩傳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注引王隱晉書曰脩一子名儀據此則脩惟

一子實名儀官散騎常侍王裒傳亦云祖脩有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此奏有散騎常侍臣儀爵同名同其即是此人無疑又按王隱晉書言東關之敗儀欲歸罪元帥爲文帝所殺此失實之言時司馬氏方自引咎何至一言遽加殺戮或是因銜恨後借他故誅之知者以爲由論東關事忤指故及此耳奏永甯時王儀猶存足證晉書之誣

又關內侯臣芝

趙一清曰此郭芝也明元郭皇后傳云從父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封列侯芝與上臣瓌臣儀皆官散騎常侍而芝自有封爵故以關內侯別之此人即司馬師遣之白太后廢帝者

又尚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

潘眉曰此盧毓也本傳吏部尚書封高樂亭侯轉僕射加光祿大夫

又

尚書關內侯臣觀臣嘏

潘眉曰此王觀傅嘏也觀本傳云司馬宣王誅曹爽賜爵關內侯復爲尚書嘏本傳云遷尚書嘉平末賜爵關內侯

又

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騫

潘眉曰此袁亮崔贊陳騫也並見高貴鄉公紀

又

中書令臣康

潘眉曰此孟康也杜恕傳注孟康嘉平末從勃海太守徵入爲中書令

又

御史中丞臣鈐

錢大昕曰鈐未詳其族姓　潘眉曰鈐字恐誤或是石鑒晉

書本傳仕魏至御史中丞

又博士臣範臣峻

錢大昕曰範未詳其族姓　潘眉曰範未詳何人峻是庾峻見高貴鄉公紀

又清商令

清商殿名令蓋主殿之官宋書五行志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事應在明悼毛后則知殿爲王后所居

又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

按太平御覽卷九十四引作營齊王宮於河內之重門宋本有之字晉景帝紀亦有之字今本譌脫重門地名見水經清水注在河內共縣西北二十里陳仁錫以重門制度四字爲

句蓋不知是地名而以爲藩國宮室之制也

三國志旁證卷五終

三國志旁證卷六

閩長樂梁章鉅撰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冬十月

晉書天文志正元元年十一月白氣出南斗側廣數丈長竟天王肅曰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二年正月有彗星見於吳楚分西北竟天鎭東將軍毌丘儉等據淮南叛景帝討平之案占蚩尤旗見王者征伐四方自後又征淮南平巴蜀是歲吳主孫亮五鳳元年也斗牛吳越分案占吳有兵喪除舊布新之象也太平三年孫琳盛兵圍宮廢亮爲會稽王故國志又書於吳也淮南江東同揚州地故於時變見吳楚之分則魏之淮南多與吳同灾是以毌丘儉以孛爲已應遂起兵而敗後三年卽魏甘露二年諸葛誕又反淮南吳遣將救

之及城陷誕衆與吳兵死沒各數萬人猶前長星之應也
趙一清曰晉志以元年十一月二年正月皆有白氣竟天之
祥考之宋書天文志只是元年十一月一見葢修晉史者因
下斗牛吳越之分誤以元年十一月爲南斗側二年正月爲
斗牛分較宋志多一南字而不知其非也當以宋志爲密
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劒履上殿
潘眉曰魏惟曹眞於黃初三年假節鉞曹爽於景初三年假
節鉞節鉞者節傳斧鉞也曹休爲征東大將軍得假黃鉞凡
節將有三一使持節一假節一持節沈約云使持節得殺二
千石持節殺無位官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惟軍事
得殺犯軍令者至假黃鉞則可以專戮節將非人臣常器矣
二年春正月乙丑鎭東將軍毋邱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

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甍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又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師

陳景雲曰乙丑癸未之中不容有戊戌當是戊辰之誤　潘眉曰毋邱儉傳從安風津擬壽春又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諸葛誕傳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皆無淮字安風津在淮南　又曰殺儉者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此不書張屬亦紀載之疏也　趙一清曰後漢書郡國志無樂嘉縣　顧祖禹曰郎漢志汝南郡之博陽王莽更名樂嘉者也後漢省今本漢書嘉誤作家

三月

宋書禮志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蝕而不蝕晉文王時爲大將軍大推史官不驗之負史官答曰合朔之時或有日

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日掩月則日於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日月相掩必食之理無術以知是以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亦前代史官不能審蝕也自漢以來以爲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故甲寅詔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

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並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爲後繼

陳景雲曰戊辰不當繫辛未後殆傳錄者倒其文耳

注帝慕夏少康因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殆作殄　何焯曰慨慕少康則澆豷有在矣其亦機事不密之端乎　錢大昕曰少康之論意常在司馬氏也聰明太露終爲權臣所忌失艱貞自晦之義能處此者其後周武帝乎

又少康生於滅亡之餘

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卷九十四引餘皆作後

又舊章不行

何焯曰行當作循各本皆誤作行今　殿本已改正

又懼於所論

何焯曰宋本論作諦

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似山出內雲氣

帝問曰鄭元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

錢大昕曰王肅卒於是年而其說已爲博士所習進講人主之前葢肅兼通諸經强辨求勝又以三公之子早登顯要易爲人所信從也　潘眉曰易博士淳于俊講易用鄭注禮博士馬照亦宗鄭學惟書博士庾峻從王肅義葢庾峻係鄭袤所舉袤黨司馬氏故峻亦宗王黜鄭也

至於折中裁之聖思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折中上有文質二字

博士馬照

潘眉曰卽馬昭也高貴鄉公講尙書兩駁王肅之說知馬昭

申鄭難王諸論作於是時　按毛詩正義中往往載馬昭之

說殆卽其人

注帝集載帝自敘始生禎祥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

五日乙未直成予生

潘眉曰推正始三年九月朔丙寅非辛未惟二年九月朔乃

辛未此三年係二年之譌考帝以甘露五年卒紀云年二十

正始三年至甘露五年止得十九年然則帝生於正始二年

無疑矣

又傅暢晉諸公贊曰

隋書經籍志晉諸公贊二十一卷晉祕書監傅暢譔

又特給追鋒車

晉書輿服志云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幰如軺車駕二追鋒之名取其迅速也

五月鄴及上谷並言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爲甘露

宋書符瑞志谷作洛　按夏字衍上文已書夏四月也

二年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

太平御覽卷九十四引魏志云作詩賦稽留宋本亦有賦字

沈欽韓曰金樓子高貴鄉公賦詩給事中甄歆陶成嗣各不能著詩受罰酒卽此事也

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定醜虜時甯東夏

晉書文帝紀云諸葛誕以淮南作亂議者請速伐之帝曰誕以毋邱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寇此爲變大而遲吾當與

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乃表曰昔黠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
違戾光武西伐烈祖明皇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
耀威武也陛下宜暫臨戎使將士得憑天威今諸軍可五十
萬以衆擊寡蔑不克矣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徵兵
青齊荆豫分取關中游軍皆會淮北師次於項假廷尉何禎
節使淮南宣慰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
其以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
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袞冕赤舄事從豐厚
何焯曰時淮南引吳爲援壹適來奔故司馬氏濫以爵寵之
冀以招誘來者耳
注
楚國先賢傳曰
隋書經籍志楚國先賢傳贊十二卷晉張方撰

又侯音狂佞

何焯曰佞當作傚

故太守東里袞注　袞後爲于禁司馬見魏略游說傳

潘眉曰武帝紀注袞作褒未知孰是　錢大昕曰魚豢魏略今已不存其諸傳標目多與他史異如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七人爲儒宗傳常林吉茂沐並時苗四人爲清介傳脂習王脩龎淯文聘成公英郭憲單固七人爲純固傳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四人爲勇俠傳王思諸人爲苛吏傳並見裴氏注田疇管甯徐庶胡昭諸人爲知足傳見梁書及此游說傳是也王粲繇欽阮瑀陳琳路粹諸人合傳焦光扈累寒貧諸人合傳當亦有目今不可考矣若秦朗孔桂之爲佞倖傳則沿遷固之舊目也

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祥爲司空丙寅詔曰

潘眉曰丙寅在甲戌前紀文倒誤

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 注 小同鄭元孫也元別傳曰元有子爲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爲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元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又 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五經 又 魏氏春秋曰鄭小同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屛也如厠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文王猶疑而酖之卒

晉書王祥傳云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於是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隋書經籍志梁有禮義四卷又鄭志十一卷鄭小同撰 按

後漢書鄭康成傳云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又注引魏氏春秋曰文王曰甯我負卿毋卿負我遂酖之此與操殺呂伯奢語相似奸雄家法略同如此　潘眉曰眞誥協昌期曰鄭子眞康成之孫也患兩腳不授積年其腕用針炙兼行曲折祝法百日都除考康成只有一孫子眞郎小同字也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甯陵縣井中注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

按自魏明帝太和末青龍見摩陂井中改元青龍至景初元年正月山茌縣黃龍見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十月黃龍見鄴井中甘露元年正月青龍見軹縣井中六月青龍見元城縣界二年青龍見溫縣井中三年青龍黃龍仍見頓邱冠軍夏

縣界井中陳留王景元元年十二月黃龍見華陰縣井中三年二月青龍見軹縣井中考晉書宋書五行志並云干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興廢之應魏土運青木色也而不勝於金黃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臣國運內相尅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於吳昔劉向說龍貴象也而囚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司馬文王惡之其皆早見及此矣　又按此年黃龍見事五行志不載蓋偶失之

冬十月丙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

錢大昕曰景初元年復置上庸郡自後未見并省之文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

朔字下當據晉宋史志補乙酉二字按宋書五行志谷永說

匡朝尊者惡之京房占曰日蝕乙酉君弱臣彊司馬將兵反征其王五月有成濟之變又天文志景元元年二月月犯建星占曰五星犯建星大臣相譖是鍾會鄧艾破蜀會譖艾遂皆夷滅　趙一清曰景元元年卽甘露五年葢史氏追改之陳承祚獨於是年分別紀之非常之變不沒其實眞良史也此本之春秋定公元年書

五年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

按前此幸太學幸大雍皆稱帝至此忽改從舊號且明係成濟刺死而但書卒皆不可解史通直言篇謂公羊之義君薨不書地不忍言也但書高貴鄉公卒猶有良史之風若直書抽戈犯蹕則反得以歸獄於成濟云云葢亦曲爲之辭也

趙翼曰或謂承祚仕晉不得不爲本朝諱然齊王芳之廢先

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於皇太后則賈充之事亦何妨畧見端倪乃但書卒之月日使無裴世期引漢晉春秋各書以註之則竟似考終寢殿者乎然猶曰爲本朝諱也乃若伏后之被弒於華歆郭后之逼殺於明帝此皆魏朝故事亦復何所忌諱而於華歆傳並無一語及弒后事於郭后傳亦但書青龍三年后崩於許昌遂使暴崩者同於善終行弒者泯其逆節所謂善敘事者安在耶

注文王弟屯騎校尉伷入遇帝於東止車門

殿本考證云弟監本訛作第今校正

又尙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沉業申意

何焯曰正直謂正當入直也　夏侯太初傳注引世語云王業之出不申經意姜宸英曰死矣復申何意　趙一淸曰王

經之死天變見於上晉書文帝紀亦云殺尙書王經貳於我也可謂直筆

又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

宋書百官志云漢東京有中黃門冗從僕射非其職也魏世蓋因其名而置冗從僕射

注國語曰業武陵人

何焯曰國語當作世語　錢大昭曰國語疑或世語通語之譌晉襄陽郭頒作魏晉世語吳零陵太守殷基作通語按鍾會傳注有王業字長緒爲王粲族兄凱之子劉表之外孫粲子被誅文帝以業嗣粲疑卽其人也

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

何焯曰以親疏論是時丕後尙有人璜爲宇之子則掾後也

當時惟昭之指昭穆遠近莫敢議矣

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奉

奉字乃奏字之譌

陳畱王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

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詔又文王固

讓乃止

按前甘露三年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爲相國封晉公

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故此云一如前詔

也詔各本皆作奏誤　錢大昕曰前封八郡者并州之太原

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鴈門司州之河東平陽也此又增司州

之宏農雍州之馮翊二郡

故漢獻帝夫人節薨

陳景雲曰續漢書曹騰父名節太和詔書所稱處士君者也於獻穆爲高祖不應上犯祖諱必有一誤　趙一清曰處士之稱不見太和詔書見於宋書禮志然既號爲處士則非閹宦矣與後漢書之曹節字業偉者是兩人但祖諱不避則不得其說耳

准之義類則晏覿之族也

何焯曰禮文王世子篇云與族燕則公與父兄齒又曰公族朝於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所謂燕覿之敬按此則晏當作燕後世晏燕字通用故耳族字乃敬字之譌

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爲司空

太平寰宇記卷三云陳留王奐合河南等五郡置司州十三

州志京師之州司隷校尉掌焉故曰司州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蝕之

朔下當據宋書五行志補丁未二字

二年秋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陳景雲曰以戊寅推之是月不當復有甲寅兩寅字定有一誤按之晉書文帝紀致晉公茅土九錫資治通鑑復命司馬昭進爵位並系甲寅則似誤在戊寅也　潘眉曰甲寅當繫在九月戊寅甲寅相去四十七日也

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

肅愼國郎挹婁國見東夷傳晉書四夷傳云肅愼氏一名挹婁周武王獻其楛矢石砮逮於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于相府

四年夏五月又命鎭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又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

晉書文帝紀云帝將伐蜀乃謀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溼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虞定虢吞韓幷魏之勢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于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

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絶舉大衆以屠城教鋭卒以略野劒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帝斬以狥

四年十二月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

盧明楷曰各本俱誤以五年爲紀年之五年按景元四年十一月巴蜀平十二月加鄧艾鍾會等爵並非隔年之事葢此復除租賦之半五年卽如文帝黄初二年注中令天下聽内徙復五年之意　按諸本皆以五年二字提行次於四年之後誤以爲景元之五年不知景元止四年無五年也潘眉推

是年十二月壬辰朔癸丑爲二十二日乙卯爲二十四日則擢鄧艾鍾會官並非隔月事也蜀後主以四年十一月降十二月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謂每年復除其半凡五年也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遣使者以璧幣祀華山

陳景雲曰以甲子壬申推之前不應有壬辰當是壬戌之誤觀下文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二事則知辛卯是二月朔壬辰乃二月二日也　按明監本作壬辰今　殿本已改正

三月已卯進晉公爵爲王注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爲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覲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

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爲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我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覲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何焯曰祥知拜之不可然其自處何以并在楊彪下也厥後馮道受郭威之拜復折而事周是以唯大節不可奪爲難

姜宸英曰祥於晉魏篡弑之際唯唯無所短長而靳此一拜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欲自附於汲長孺耶

趙一清曰晉書祥傳高貴鄉公之弑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泪交流觀祥之所爲忠與其事後母之所爲孝一生都是假晉朝優容之者以其爲無用之物耳

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

趙一清曰此卽景初二年所置渙陽郡之安樂縣

夏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

潘眉曰太平御覽一百九十九引魏志云咸熙元年相國晉王奏建五等諸公地方七十里（當依晉書地理志作七十五里御覽脫五字）邑一千八百戶置相一人（當作二人）典祠典書衛典禮各一人（衛上脫典字）妾六人車前司馬十人旅賁四十人諸侯地方七十里邑千六百戶官屬同諸公妾五人車前司馬八人旅賁三十六人伯地方六十里邑千二百戶妾四人車前司馬六人旅賁二十八人諸子地方五十里邑八百戶相一人典祠令典書丞典衛丞各一人妾三人車前司馬四人旅賁二十人男地方三十五里邑四百戶相一人典祠長典書丞各一人妾二人

車前司馬二人旅賁十二人又次國男方二十五里邑二百戸今魏志無之此必當時奏議之文也晉地理志晉文帝爲晉王命裴秀建立五等之制亦見裴潛傳注縣公邑千八百戸地方七十五里大國侯邑千六百戸地方七十里次國侯邑千四百戸地方六十五里大國伯邑千二百戸地方六十里次國伯邑千戸地方五十五里大國子邑八百戸地方五十里次國子邑六百戸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戸地方四十里與御覽所引魏志略同惟不載置相典祠司馬旅賁人數耳

辛未詔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孫休遣使鄧句敕交阯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爲兵

侯康曰晉書陶璜傳孫皓時當作孫休時交阯太守孫諝貪暴爲百姓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按句

與荀字形相近未知孰是至謂發民爲兵則敵國傳聞之訛
也吳志亦云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與陶璜傳同

遣都尉唐譜等詣進乘縣

後漢書郡國志牂牁郡進乘縣漢書地理志作進桑

封定安縣侯

後漢書郡國志交阯郡定安案漢書地理志交阯有安定縣
晉志亦同疑定安爲誤亦見蜀志張嶷傳

二年秋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着黃
單衣黃巾

按水經渭水注引魏志作身長三丈餘黃巾之黃減去無重
文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七六百五十二兩引魏志並云長
三丈餘宋書符瑞志同又法苑珠林六道篇引魏志亦云有

大人見長三丈餘知古本三丈字上有長字今脫也

時年二十注魏世譜曰封帝爲陳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

謚曰元皇帝

通典卷七十四云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遣太僕劉源告太廟封魏帝常道鄉公奐爲陳留王詔曰明德昭融遠鑒天命欽象歷數用禪厥位敢咨詢故訓以敬授靑土於東國永爲晉賓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以承王顯祖之禋祀又詔王上書不稱臣答報不爲詔一如賓禮　宋書禮志云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陳留王曹虔季長兄虔嗣早卒季襲封之後生子銑以繼虔嗣今依例應拜世子未詳應以銑爲世子爲應立次子鍇右丞徐爰議銑本長息宜還爲虔季世子詔如爰議　潘眉曰

漢獻帝初封陳留王常道鄉公禪晉後亦封陳留王魏之天下得於陳留王亦失於陳留王

輔宰統正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宰輔統政太平御覽文類同

三國志旁證卷十六終

三國志旁證卷七

閩長樂梁章鉅撰

武宣卞皇后　又文昭甄皇后　又文德郭皇后　又明悼毛皇后　又明元郭皇后

潘眉曰魏家皇后中惟武帝卞皇后文帝甄皇后郭皇后明帝毛皇后郭皇后有傳齊王芳以下皇后皆不立傳按齊王以正始四年四月立皇后甄氏嘉平三年七月皇后甄氏崩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四年二月立皇后張氏六年三月廢四月立皇后王氏高貴鄉公以正元二年立皇后卞氏常道鄉公以景元四年十月立皇后卞氏俱見三少帝紀齊王皇后甄氏附見文昭甄皇后傳高貴鄉公皇后卞氏常道鄉公皇后卞氏並附見武宣卞皇后傳

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

沈欽韓曰白虎通王度記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

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好有容華有美人

侯康曰魏國既建丞相御史大夫等官皆與漢廷無異故內官亦得置夫人昭儀以下五等太平御覽三十一引陸雲與兄書疑魏武不得有婕好周方叔卮言又據遺令謂曹公當時頗奪漢宮嬪御皆未知當日制度者魏武遺令明言吾婕好伎人皆著銅雀臺此有婕好之證也

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爲妾

林暢園師曰以開國之后而出於倡家何以示後史家於此等語亦所謂可已不已者矣

注魏書曰后性儉約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者

林暢園師曰出自倡家而所見如此宜其爲后耳

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

錢大昭曰文帝紀注延康元年十一月已有永壽少府毛宗則稱永壽宮不自文帝踐阼始矣

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謚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

陳景雲曰祖母祖字疑衍以疏封之次言之卞后母於文帝

爲外祖母若祖母則爲外曾祖母明帝推恩理應先封太后母不當反舍太后母而封太后祖母也況下文有及恭侯夫人語其文義尤明乎

其年五月后崩

五月當爲六月說見明帝紀

秉甍子蘭嗣少有才學

隋書經籍志卞蘭集二卷錄一卷　文選注引卞蘭許昌宮賦云望舒涼室羲和溫房　困學紀聞引卞蘭座右銘云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寡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爲福先不與禍鄰

爲奉車都尉游擊將軍

宋書百官志云晉武帝以宗室外戚爲奉車駙馬騎都尉而

奉朝請焉後省奉車騎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晉書職官志游擊將軍漢雜號將軍魏置爲中軍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父逸上蔡令注魏書曰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

世說惑溺篇注引魏畧作甄會女　沈欽韓曰韓非內儲說下共立被玉衣含杜若然善衣謂之玉衣猶云玉食

注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取

按此史氏之飾辭也世說惑溺篇云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將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此當得其實也

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山陽公奉二女以嬪於魏郭后李陰貴

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遣使賜死葬于鄴

按志盛稱甄后在室之孝友裴注所引各書亦具述后之賢明不妒乃忽以怨言賜死前後未免不相應而魏書裴注所引但云疾篤崩於鄴益不可信總之后之歸帝本不以正其不獲令終固無足怪裴松之所稱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知當時已有定評矣

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於陵又別立寢廟

宋書禮志云立寢廟於鄴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已未有司又奏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鄴廟

注乃四海所以成化又自古周人始祖后稷

成一本作承宋書禮志始作歸

又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又夫以皇家世祀之尊

宋書禮志萬作後祀作妃

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

後漢書郡國志云中山國漢昌本苦陘章帝更名　太平寰

宇記卷六十云漢昌魏文帝改爲魏昌故安城在祁州東南

六里水經云安城卽魏之安鄉也魏志明帝封外祖甄逸爲

安鄉侯卽此城

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

宋書禮志高堂隆議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祫卽此議也

文思卽文昭又樂志侍中繆襲奏曰文昭皇后廟置四縣之

樂當銘顯其均奏次第依太祖廟之名號曰昭廟之具樂尙

書奏宜如襲議

又於其後園爲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

侯康曰世說云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于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劉孝標注云像母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且渭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按此說與史小異故劉孝標識之然其名起於繆襲則正可補史之遺也

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

宋書禮志云淑涉三月而夭葬于南陵立廟京師無前典非禮也

注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繁為婚

趙一清曰司馬銳意篡魏至結宮中之援齊王之廢也奏中

多列甄郭之名其荅渭陽之情者如此嗚呼

注咸熙初封郭建爲臨渭縣公悳廣安縣公

沈欽韓曰晉志略陽郡治臨渭廣安縣無考或有誤

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

太平御覽卷二百十五引魏名臣奏駙馬都尉甄毅奏曰漢時選尚書郎試然後得爲之其在職自賫所發書詣天子前發省便處當事輕重口自決定或天子難問據案處正乃見郎之割斷材伎魏則不然今尚書郎皆天下之選材伎鋒出亦欲騁其能於萬乘之前宜如故事令郎口自奏事自處當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

錢大昕曰續漢志廣宗屬鉅鹿郡不屬安平晉志始屬安平蓋沿魏之舊

注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謚敬后母姓董氏郎堂陽君

趙一淸曰后乃侯字之譌後漢書郡國志安平國堂陽故屬鉅鹿

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

文選何晏景福殿賦云鎭以重臺實曰永始複閣重闈猖狂是俟京庾之儲無物不有不虞之戒於是焉取李善注永始臺名倉廩所居也

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

宋書百官志云光祿大夫銀章青綬其重者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大夫案楊彪及齊王芳后父王夔皆加光祿大夫是銀章青綬者也此云加金紫是金紫光祿大夫也不言光祿大夫者史之省文耳

注魏書載哀策曰維青龍二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於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叡親奉册祖載

潘眉曰三月當爲二月郭后以二月壬申啓殯三月庚寅葬也　梁玉繩曰哀子之稱見此其士虞禮及禮雜記凡虞以前之祭稱哀子則非對母而言也溫公書儀謂母亡稱哀子唐以後始有之似忘考裴注然蔡邕袁夫人碑哀子懿達又在魏前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太和元年立爲皇后又虞氏遂絀還鄴宮

宋書五行志云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爲平原王納河南虞氏爲妃及卽位不以爲后更立典虞車工卒毛嘉女是爲悼皇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爲妻之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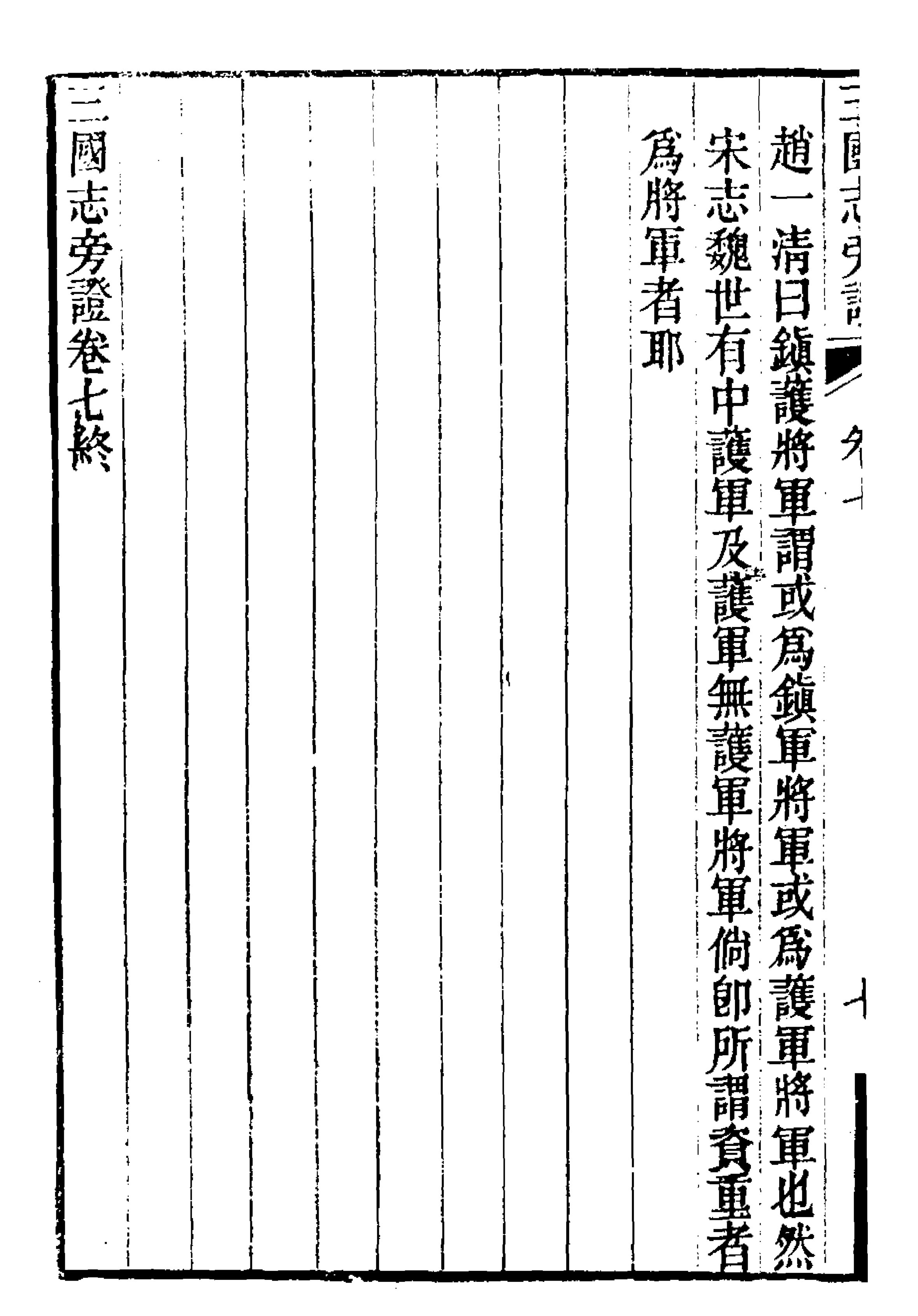
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

晉書安平獻王孚傳云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孚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爲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爲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以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於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攷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

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謚號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爲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爲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異乎聖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來爲萬世不易之式者也遂從孚議

通典魏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毓奏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謚未葬宜稱大行臣以爲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按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者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已然今當如林議稱大行

悳及建俱爲鎮護將軍



趙一清曰鎭護將軍謂或爲鎭軍將軍或爲護軍將軍也然宋志魏世有中護軍及護軍無護軍將軍倘卽所謂資重者爲將軍者耶

三國志旁證卷七終